

读书人，说的是书香沁脾，愁的是饥馑袭胃，断断是敌不过柴米油盐的。若是单身，倒也罢了，最难的是夫妻。情爱逐渐消退，吵闹难免增加，家境丰足的尚且如此，生计窘困的愈发多些，近有《伤逝》的涓生和子君，远有《烂柯山》的朱买臣和崔氏。

锦衣玉食黄金侣，被亲手、生醒来。自此荣华凭梦与，醒去还见，残灯如故，断壁侵秋雨。

古道望穿似愁肠

胡晓军

无情换得无情拒，覆水倾盆试教取。似是痴痴犹懊悔，惘然抬首，马鞭扬处，泪眼迷尘土。(调寄《青玉案》)

崔氏嫁给朱买臣后，挨了二十年的苦日子，终于不耐，逼丈夫写休书。朱买臣道，我五十岁后定会富贵，你可再忍耐些时日。崔氏怒道，你终要

饿死在沟渠之中，焉有富贵之理？最后一架吵罢，崔氏改嫁。不料朱买臣随即发迹，经人保荐做了大官。崔氏婚后失意，只得在朱买臣的马前乞求收留。朱买臣命人取水泼洒于地，令崔氏收取。崔氏无法做到，愧悔交加，目送前夫扬长而去。

当人陷于某种困境，可用之法大致两种。一种是等待，朱买臣苦等至五十岁后，终于等来了命运的眷顾；一种是离开，崔氏硬逼丈夫休了自己，主动改变了命运的安排。古时夫为妻纲，女子没有自立能力，因此崔氏的离开，实是鼓起很大勇气的。崔氏并非没有等待，可是人生苦短，二十年空等无果，足以令她伤心绝望。只是可惜，崔氏的离开非但没有成功，更在离开不久之后，好运擦肩而过。她受了双面的、双重的苦。这类况味，绝不是这个古代女子所独有，更是大多数人的同感和痛感。比如职场跳槽，跳得一个不如一个；又如股市调仓，调得一股不如一股，所谓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就是攥在手里时永远一副熊样，刚刚离开后，便似朱买臣胯下的那匹马儿，离地三尺，绝尘千里而去，只剩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垃圾弱势股变成绩优强势股，空让掀起的尘土迷了自己的泪眼。这

般寻常光景，无奈况味，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经验。

离开固然大多不妙，等待其实也难如意。从朱买臣的最后结局（因策划同僚争斗被处斩）看，可以断定他绝不是能掐会算的仙人。那句五十岁后能当官的话，不是预言，而是安慰。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大致分两种，全被鲁迅借阿Q之口揭了出来，一种指向过去：“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得多啦！”一种指向将来：“我的儿子比你们阔得多啦！”阿Q无妻无子，所以鲁迅着重写了前一种。朱买臣用的是后一种：“我到了五十岁后是要做官的呀！”

西方人没有精神胜利法，貌似比中国人更愁苦些。有一部荒诞剧叫做《等待戈多》，一条乡间小径，一个低矮土墩，一棵不长叶子的枯树，像极了“枯藤老树昏鸦”和“古道西风瘦马”；两个流浪汉在苦等戈多的到来，像极了“断肠人在天涯”。戈多究竟是谁，休说他们不知道，就连作者也不知道。贝克特说，他要知道戈多是谁的话，早就把他写出来了，还用得着大家猜？有人猜是上帝，有人猜是死神或者灾难，那都是西方人的思路。换了中国人，还是以官职和钱财为先。但从两个流浪汉的台词“戈多来了，我们就有救了”看，戈多最可能是一种生活下去的希望。但等到全剧结束，戈多还是没来，于是两个流浪汉的等待毫无意义。他们不停絮叨争吵，看似互相沟通，其实各说各



枇杷熟了

张为民

端午未至，水果摊上已经多了黄灿灿的枇杷，衬着宽厚的枇杷叶，与嫣红的荔枝、青翠的西瓜、紫色的杨梅等几多当令水果簇拥在一起，斑斓秀丽，煞是养眼。

色彩之中，明晃晃的黄色或是最为鲜亮的颜色，也是颇富寓意的颜色。农耕时代，明亮的黄色是丰收、是希望；商业社会，耀眼的金黄是财富，是身价。枇杷的诱人，多少也沾了点颜色的光。

较之香蕉、梨、柑橘等其他黄色系的水果，枇杷那小巧、稚嫩的黄含蓄而雅致，在一众五颜六色、芬香四溢的水果中，令人爱怜，令人遐想，也更容易牵住人们的视线，当令时节，枇杷总是水果摊上的名角儿。

水果名称的由来，大凡有些故事，枇杷叶果均形似琵琶，因形联想，枇杷也就被赋予了琵琶的音，许可是两者音形太过相近，也曾闹出不少笑话来。传说古时有人以枇杷送礼，却误将枇杷写为琵琶。受礼人哑然失笑，随手写下“枇杷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听之无声，食之有味，让送礼人好生的尴尬。枇杷宜植地甚多，由南而北，自东而西，云南蒙自、福建莆田、浙江黄岩、苏州东山、四川仁寿……均有出产，也都有枇杷之乡的美誉。然产地不同，风土有异，金黄的皮囊下，包裹的滋味也各有千秋。南方的枇杷多水，口味多清淡，西部的枇杷紧实，滋味多厚重，一方水土滋养着一方果实。

小区的围墙上，突兀地伸过几条枝叶，那是隔壁人家依墙而植的两株枇杷树。还是春初，繁密的树枝上已缀满了青青的果实。“细雨茸草湿，南风树叶熟枇杷”，只消一阵热风，那青涩的果实转眼就变了色，墨绿的枝叶中冒出一团团金灿灿，散发着阵阵果香。雀儿们自然难抵这番诱惑，在枝头扑腾，跳跃，欢喜着。都说自然界的动物较之人类更能感知自然的滋味，或不虚。十天半月过去，枝头上依旧挂着的果实色泽变得更深、分量也更沉了，有小孩儿在大人的托举下，拉住枝叶，尽力去够那些果儿，摘得了，迫不及待剥了放在嘴里，却常皱起了眉，呸呸地吐了。问之，道酸味胜于甘味。骑在墙头的几只雀儿叽叽喳喳，嬉笑着，看着热闹，自然不吝馈赠，总有捷足先登者。路边之花，久挂之果，看似诱人，却多有玄机，辨识非一蹴而就。

枇杷异于大多数果木的生长习性，《群芳谱》载：“枇杷秋荫、冬花、春实、夏熟，备四时之气，他物无与类者”枇杷因此而有“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尤其那细细小小的枇杷花，五至十朵凑成一束，洁白如玉，绽放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腊月，“珍树寒始花，气氲九秋月”深得历代文人、画师所喜爱，誉之为“枇杷晓翠”。而枇杷的果和叶也常常被有趣之人搭配了，营造出不一样的情景来。

一日，造访朋友开的茶舍，在市中心的一处老洋房内，幽静的弄堂隔离了沿街的喧嚣，院子里，正栽着一株粗壮茂盛的枇杷树，肥厚敦实的枝叶遮蔽了大半的日光，而主人却并不在意，反而颇为享受这半明半幽的意境。茶席就设在枇杷树下，一支檀香燃了，青烟袅袅，青釉茶壶里泡的是茉莉花茶，清香袭人，同去会乐器的朋友弹起了丝竹，古韵悠然，而我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未几，主人端上了一盆新洗的枇杷，明晃晃的金黄令人眼前一亮，光影交错，明暗组合，色彩与环境的和谐原是互相的衬映。主人拿起一枚枇杷，用茶刀轻轻地划过表皮，金黄的果皮变得通透起来，隐隐露出了丰盈的汁水正欲破壁而出。主人将枇杷递过来，只稍稍撕了下，薄薄的果皮就抖落了，果实的美味常在皮肉相连的那一片，而以往却常连肉带皮一起撕了去，是不谙果子的性习而错过了最美的滋味呀。

茶过三巡，忽然跳出一句诗来：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此刻，未醉，却有了醉意。



庭香 (中国画) 丁锡康



天地同和 袁慧敏

的，并无交流，故而毫无意义；台下的观众看着他们的毫无意义，于是他们的等待也都毫无意义。

戏里还有两人——波卓主仆。他们驾着马车，不停奔走，先后两次经过流浪汉的面前，但除了变老变瞎，什么都没发生。两个流浪汉在等待，波卓主仆在离开。两个流浪汉便是等待中的朱买臣，波卓主仆则是离开后的崔氏。区别在于，朱买臣等来了好运，当了会稽太守；两个流浪汉等不来戈多，上吊自杀未遂。崔氏难收覆水，回家绝望自尽；波卓主仆再度出发，不知还能坚持几个每况愈下的来回。

中国人有了精神胜利法，貌似比西方人更快乐些。其实老外也能在悲中求喜、于苦中作乐。比如尤内斯库。他谈及荒诞的根源，即是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戏剧只有表现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才会有深刻的悲剧性和喜剧性，这样的戏剧才是真正的戏剧。中国的《烂柯山》《伤逝》都是悲剧，尤内斯库的《椅子》《秃头歌女》则都是喜剧。相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主角都是一对夫妻。若是单身倒也罢了，最难的是夫妻。荒诞也好真实也罢，古代也好今日也罢，所有因困境而等待、而离去，并因因等待、或离去所造成的困境，都是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雾薄风寒老树桩，鹤衣鹤面背斜阳。古道望穿弯而曲，似愁肠。消得此生多蹭蹬，苦寻空等两茫茫。今夜戈多何处也，又神伤。(调寄《摊破浣溪沙》) 手边除了贝克特和尤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所谓《大学》之“经”，前几文已浅释。自本文起简介“传”的部分。这部分由孔子弟子曾参讲述，曾氏门徒记录。朱熹重新整理后将其分为十章，上引文字即第一章。

朱熹注此章：“释明明德。”就是说，这篇文章是在阐释大学三纲的第一条“明明德”。

春秋战国时期，在私塾教学、文人来往、外交活动等多种场合，流行一种风气，即在言语中常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典籍里的语句。这种引用，目的是使自己的陈述更能吸引人，更有说服力，同时也显示出自己学识渊博。曾子讲解大学之道，也是这样做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康诰》是《周书》里的一篇。周成王（武王之子）初，武王弟康叔获封于卫（后来的卫国），管理殷商遗民七族。摄政王周公作诰词。诰，上告下，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此诰词有“克明德慎罚”句，说父亲文王（武王、周公、康叔分别为文王第二、四、九子）能够彰显光明正大的德性，慎用刑罚。周公以此告诫年轻的康叔，要发扬父亲的优良品德和作风。

《大甲》是《尚书》里的篇章。大甲亦作太甲，是成汤之孙，即位后违反法纪，纵欲乱德，被商朝开国老臣伊尹放逐到成汤墓地，为祖父守坟。太甲悔过自责，重新做人，三年后被伊尹迎回都城亲政。伊尹作《太甲》三篇，记录了放逐太甲的经过，以及对太甲的训导、劝勉。开篇是伊尹之语“先王顾天之明命……”先王，指成汤；顾，顾念；謏，古“是”字；天之明命，上天光明的旨意，落实到人便是“明德”。句意为：先王成汤念念不忘上天光明的旨意。显然，伊尹告诫太甲要以祖父为表率。

《帝典》即《尧典》，是《虞书》的第一篇。记录了尧的品德、政绩，以及当时的制度和状况。“克明峻德”是歌颂尧的语句。克，能够；明，明扬、显明；峻，高大、崇高。四字赞语是说尧能够彰明崇高的品德。

周文王“克明德”，成汤“顾天之明命”，尧“克明峻德”，三位圣贤“皆自明也”。“明德”在他们心中，且通过他们的言行自觉、彰显出来。自明，犹自白、自现，是一种自觉的主动行为。

曾子由近追远，引用《尚书》里的三个事例，阐述古代先圣、先贤、明君都是“明德”的典范，意在说明祖辈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而“明明德”作为大学之道是必须的，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可以进一步总结说，“明明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曾子也在说明，大学士子在品德修养上应该“自明”，做自觉的修炼者和实践者。

这节文字在古本《大学》的位置与在朱熹本的位置不同。朱熹将其前移，作了简化处理。

内斯库，还有一本艾斯林的《荒诞派戏剧》。信手翻来，见一行字，顺手抄下：“荒诞派戏剧是一种向着古老的甚至是过时的传统的回归。” 信哉斯言。



夜光杯

上海解放还不到两周，市场混沌，人心惶惶，投机分子乘势兴风作浪，银元“喧宾夺主”，黑市价格飙升，被视为“唯一合法货币”的人民币反而成了若有若无的配角。上海证券交易所摇身变作银元投机的大本营，游戏在申城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竟然有8万人之多。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共和国掌舵”陈云获悉前方情报后审时度势：“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黑元。”

人民政府意识到整肃金融市场的迫切性与艰巨性，于是经济措施和宣传攻势“双管齐下”：接连两天投放共计41万枚银元，“以银元制服银元”，力图平抑市价恢复人民币信心；全市开展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宣传活动，陈毅市长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谁晓得，犹如大伏天地洒水瞬间蒸发，投放的银元一

夜之间被市场“吞噬”得无影无踪，政府的劝诫也被不法之徒当作耳旁风，干预手段收效甚微。

到底是谁在猖狂“吸金”？兵贵神速。经过一番周密部署，6月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指挥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证券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率领200余名干警，身着便衣分散进入证券大楼，把控所有通道，对一切缴获品全部由金融管理处负责登记保管。

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大楼内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其它诸如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囤积商品折

秘密调查，确定一批证据确凿、应予扣押的金融犯罪人员名单，然后布控大楼“瓮中之鳖”。

黄沂海

搜查。事先，“霹雳行动”规定了“五个不准”：不准开枪，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擅自放走一人，不准携带个人钱财物品进入大楼，出来时也不准夹带任何物件，一切缴获品全部由金融管理处负责登记保管。

证券大楼“霹雳行动”

合人民币约3500万元。行动还抓捕了违法贩卖银元、破坏金融秩序的投机分子238人，违法情节较轻的1800余人陆续释放。这场“金融保卫战”，打得风驰电掣，气贯长虹。

号外！号外！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逮捕投机操纵者的消息不腔而走，申城市场上的银元价格立竿见影时暴跌，翌日银元价格如同滑梯一般从2000元降至1200元，银元投机活动遭受致命一击，人民币终于摆脱了早出晚归“一日游”的窘境，逐步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为了让市民当初因保值购进的银元找到合法的出路，人民银行设置部分网点以略低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银元，至1949年底共收兑银元108万枚。在这场投机势力的生死交锋中，新政权赢得了胜利的砝码，为上海解放初期的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

明日请看《驱除游荡的“假钞幽灵”》。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十日谈